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64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乡下听蝉

□重庆徐文成

在乡下避暑,早餐后,午饭前,傍晚时,蝉声不绝于耳,别人烦躁,我却悦耳。

幼年的夏天在捕蝉中度过。烈日悬挂的中午,我们一群小家伙,闻蝉声而去。偶有蝉择低矮的树枝而鸣,我们溜到蝉的身旁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蝉。蝉在掌中,扑腾拍打翅膀,声音因恐惧而不再连续。这种空手捂蝉的概率不高,我们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。

我们决定采用蜘蛛网来粘蝉。在竹竿的顶端绑上一个用竹篾固定而成的圆形,粘上寻来的蜘蛛丝,朝着蝉的身后用力一拍,慌不择路的蝉,扇动翅膀准备逃之夭夭,殊不知翅膀被蜘蛛网粘住,只好自投罗网。有时捕蝉,因竹竿不够长,踮起脚尖就差那五公分,始终够不着,我们恨不能飞起来。粘蝉是个技术活,竹竿靠近蝉时要小心翼翼,一旦惊动蝉便前功尽弃。

寻得蝉,屁颠颠回家翻出麻篮篓,觅得一根缝衣服的线,一端系着蝉,一端拽手里。牵着蝉,飞舞在院子里,让没有收获的同龄人,羡慕嫉妒。这时的蝉,知道落入人手,不再“知了知了”叫个不停。我们和蝉都累了,父母便发言——把知了放了,也是一条生命呢。我们便让蝉重返大自然。也有嘴馋的家伙,将蝉烤熟,掐头去尾,剥开,放进嘴里咀嚼。而我,偶尔在伙伴的施舍中品尝蝉的美味,因为母亲绝不答应我把蝉放入火中。

贫穷是那个时期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乌云。一天,村里的赤脚医生路过,他告知我们蝉蜕是一味中药,可用于治疗风热感冒、咽痛音哑等,乡里的供销社在收购。我们放亮了眼睛,在树林中,于草丛间,用手扒,拿棍剥,找寻蝉蜕下的皮(蝉蜕)。寻蝉蜕远比捕蝉艰难得多,

寻了半天,也许一个也寻不着。但惊喜或许就在眼前,有时某处聚集很多的蝉蜕,我们一个个拾起来,仿佛看见一个个硬币在眼前晃动。回到家,找来针线,穿过蝉干瘪的躯壳。一大串蝉蜕,被我们挂在脖子上,耀武扬威地奔向供销社,换来几个响当当的硬币。一个馒头,一颗果糖,好一番幸福甜蜜。

不再捕蝉,不再寻蝉蜕,我们踏进了学堂。在课堂上,我们知晓了蝉——蝉通常生活在地下几年甚至十几年,然后才破土而出,蝉蛹经过几年缓慢生长,爬到树上,褪去外壳,变成有翅膀的蝉,开始鸣叫,寻找另一半,大约两个月后就结束了生命。有了思想的我,为蝉短暂的一生惋惜,但又赞美其勇敢灿烂地叫响整个酷热的夏天。

书读多了,与古诗文有些接触。蝉,为很多文人雅士所歌咏。文人听到似断还续的蝉鸣,顿觉悲凉,遂把一腔愁绪、两样离情转嫁于蝉。像孟浩然的“日夕凉风至,闻蝉但益悲”,王维的“倚杖柴门外,临风听暮蝉”,还有柳永的《雨霖铃》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……”。读后让人生出悲凉凄苦之联想。也有例外,唐代诗人虞世南写的《蝉》: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这是一首托物寓意小诗,诗人以蝉自况,称君子应像蝉一样居高而声远,表现出一种豁达不拘、雍容不迫的气韵风范;沈德潜赞曰“咏蝉者每咏其声,此独尊其品格”,这首诗带给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,其风格寓意流传至今,影响深远。

此刻,蝉声依然。在乡下听蝉,生活惬意而直率。

撒手,正好看到这次活动,便决定带孩子来参加。多一些时间陪伴孩子,还可以丰富他的课外知识,一举两得嘛!”我立刻点头附和。分开时,我们还约定下次一起带孩子过来。

上到三楼阅览室,我抱着借到的书籍坐下来开始工作。没多久,旁边的位置上来了位老奶奶。她穿着墨绿色的丝绸长裙,手上戴着一对碧绿手镯,一根玉簪挽起满头银丝。她用枯瘦的手指捻起一页慢慢翻过,神情专注。再看看穿着随便的自己,顿生羞愧。这时,老人缓缓地站起身,拿起水杯离开了座位。我伸长脖子瞄了几眼她的书,那是一本散文集,一行字俏皮地映入眼帘——“翻开一页夏”,看着这几个字,内心翻涌起无限欢喜。

回去的路上,这些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放,心中反复咀嚼着“翻开一页夏”几个字。转头望向车窗外的炎炎夏日,我突然找到了这个夏天独特的打开方式——与书籍相伴,在这日光翻滚的盛夏时光里。

到我后,他的脸上绽出喜悦的笑容,举起我卖给他的手机说:“总算找到你了!”

妻子走过来冷冷地说:“手机已经卖给你了,还要搞什么名堂?”

男人低下头,一边拆下套在手机上的塑料保护壳,一边说:“俺到家后,拆掉手机壳,才发现里面夹着一百块钱,俺估摸呀,你们以前把钱塞进手机壳里,后来忘了这事。”

妻子“哎哟”轻叫一声,点点头,应该是想起了这件旧事。男人从手机壳里取出一张百元纸币递给我,夕阳昏黄的光正照进楼道,他站在光里微笑,笑容真诚又朴拙,脸颊上的皱纹轻盈地浮动,像缓缓荡漾的微波。

我接过钱,问他:“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?”

“俺只知道你在哪个单元,不知道你住几楼,俺就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问。”他似乎在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。这单元每层两户,我家住五楼,也就是说,他敲了十户家门后才找到我呀!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,我说:“谢谢老哥,我请你吃晚饭吧!”

“不算事。”说罢,他突然转身下楼,我连叫他几声,他没有停步。

我赶紧穿上鞋追下楼,他已经骑着三轮车走远了,落日余晖的映照下,他佝偻的身子留下长长的影子。妻子也下了楼,我问她:“你不是说我被骗了吗?”妻子难为情地说:“你再来的时候,把咱家储藏室里闲置的旧电器都卖给他吧。”

有故事的猪头肉

□扬州徐永清

淮扬菜系中,有许多美味佳肴。被称为中国名菜的“扬州三大头”,是扛鼎之作。“三大头”指的是清炖蟹粉狮子头、拆烩鲢鱼头、扒烧整猪头。

在此细说扒烧整猪头。端上餐桌,一股浓郁的酱香肉香便扑鼻而来,令人几欲垂涎。举箸品尝,耳的脆,肉的糯,舌的烂,鼻的韧,各个部位展现着不同的口感,令人拍案叫绝。

在扬州,任何一家饭店,现点扒烧整猪头是没有的。往往得提前一天预订,因为这道菜制作繁复。猪头的毛,得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猪头的口中、鼻中、耳中必须彻底刮除。扒烧整猪头,还必须将骨头彻底剔除。

收拾干净的猪头,在清水之中浸泡两个小时,漂去血水。再将猪头焯水,焯后入清水刮洗,如是三次,每次焯水二十分钟,直到锅中没有浮沫,这功夫才算到家。然后将铁锅上油烧热,放入各种作料,讲究的饭店,投放的作料多达二十余种,用文火焖足三个小时。这样制作的猪头,方为传统地道。

扬州人制作猪头肉,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。传说有人将猪头切成一寸见方,连同各种作料,放置在夜壶中,这当然是从未用过的新壶。再将壶口封严,悬挂于空中。壶下点一支蜡烛,接力似的燃烧。这是纯粹意义上的文火,得一天工夫,讲究的是焖。夜壶焖出的猪头肉,糯烂异香,不知比东坡肉好吃多少倍。
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扬州最爱吃猪头肉的群体是搬运工人。扬州内河航运发达,河岸上散布着棋子般的码头。搬运工人就在码头上干活。总见他们拉着板车,打起响亮的号子,运送着钢铁水泥和粮食化肥。工人体力消耗大,要营养身体、保持气力,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喝酒吃肉。傍晚时分,昏暗的路灯下,常见这些搬运工人,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车把上,每人满托着荷叶包裹的猪头肉,外加两个烧饼或包子。那肉是从熏烧(熟食)摊上买来的,切成大片大片的,油亮亮,香喷喷,真是诱人。他们大块大块地吃着猪头肉,大口大口地喝着老白干,那个痛快豪爽,真有点梁山好汉的遗风,令人羡慕。

我对猪头肉是偏爱有加的,与我同好者很多。前不久,我请一位相熟的烹饪大师精心烹制了一个扒烧整猪头,邀约了几位亲朋在家聚餐。一时间,大家不言不语,只是慢慢享用、细细品味。一好友不禁拍案,用扬州方言赞叹道:刮在! 崭货!

我是2001年参加高考的。紧张的考试过后,心情尚未平静,学校就通知去估分和填报志愿。

估分是在我们班原来的教室进行的。教室里,我拿着答案,边估计每道题的得分,边不停地计算。父亲一直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等着,不时往教室里张望。当我把估分结果给他时,他一脸茫然。“这个分数你觉得怎么样?”父亲问。“发挥还可以,估计一本没什么问题。”我学着老师平时说话的语气告诉父亲,“但要上一本好点的大学,可能有点难度。”父亲听完,露出笑容。

接下来就是填高考志愿了。那时不像现在——高考分数出来再填志愿,而是凭着估分填报志愿。这种填法很令人纠结:分数估高了,志愿里填的学校录不上;分数估低了,又错过了合适的学校。难怪有人说,估分后填志愿,相当于第二次高考。

我看着一大摞招生指南和招生简章,头都晕了。父亲却很投入,每天都在琢磨,几次我午睡热醒了,都看到他还在桌上研究那些资料。家里老式的电风扇悠悠地转着,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,父亲的背心都汗湿了。父亲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咨询。我跟着父亲去了两次学校,后来都是他一个人去,他说天气太热,让我在家歇着。

经过综合分析,我和父亲终于敲定了几所想要报考的大学。尽管如此,父亲仍然有点不放心,拿着志愿又到学校问老师。回来后他高兴地告诉我:“老师说,你如果正常发挥了,还可以冲一冲。”我想了想,觉得自己的估分有点保守,参考了几个同等水平同学的估分,觉得老师的话在理,就和父亲商量着填报了一所211学校。“即使没录上,还有第二志愿嘛。”父亲安慰我,其实他比我更担心。

志愿填了后,心才慢慢平静下来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那些天,父亲一有空就站在村口张望。在一个炎热的下午,邮递员终于送来了录取通知书,正是我心仪的那所学校。

通知书被我和父亲读了很多遍,每次都激动不已。我看见父亲眼角有泪,手也微微颤抖。从不沾酒的父亲,那天破例喝了一小杯,啾啾呀呀地哼着楚剧。

此后每年的高考时节,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,想起朴实的父亲深藏于内心的那份爱。

犹记那年填报志愿

□湖北黄冈赵自力

翻开一页夏

□重庆张强强

周末乘公交前往图书馆查阅资料。在车站,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,背着双肩包,梳着马尾辫,双手托着一本打开的书,津津有味地读着。灼热的空气粘着等车的人群,大家焦灼不安地等待着,脸上写满了不耐烦,唯有她不急不躁。

一阵夏风吹来,拂过女孩的马尾,她继续着阅读之旅。公交车终于来了,人们一窝蜂地涌向车门,女孩依旧不慌不忙,轻轻地合上书,抱在怀里,排在队伍最后。坐上车,我心底不由得对女孩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情。

到了图书馆,发现人口旁竖立着一块宣传牌,上面写着:“暑假和你的孩子一起来种书”。原来图书馆正在举办暑假阅读活动。走进一楼,几个小孩子坐在座位上,每人手里捧着一本书,目不转睛地看着,小脸上满是陶醉的表情。

前台处围了一圈家长,工作人员正耐心讲解。我忍不住上前,一位家长知晓我也有意带孩子参加活动时,瞬间来了兴致,侃侃而谈:“一放暑假,孩子就抱着电视、手机不

炎热的午后,我下楼扔垃圾,看到一个男人站在楼的阴影里乘凉,他五十多岁,黝黑的脸颊上有几道焉巴巴的皱纹,穿一身老旧的衣服,跟前停着辆三轮车,车把上绑了个小喇叭,正一遍遍播放着吆喝声:“收旧冰箱、旧电视、旧手机……”

我想起妻子有个闲置多年的旧手机,已经无法开机,不如卖掉,便上楼取来手机递给男人。男人将两只手掌放在衣服上用力擦过几下,才伸手接过手机,简单看了看说:“三十块。”

“再加点吧。”我说。“五十块,不能再高了,俺收回去卖零件,没多少赚头。”男人憨厚地笑道。

“好,成交。”

傍晚妻子回到家,我跟她讲了卖手机的事,妻子说:“才卖五十块?我同事的旧手机卖了一百多块呢。”

“那人说,收回去只能卖零件。”

“人家说啥你信啥,你肯定被骗了。”妻子言之凿凿地断定。

我说:“那是个很老实的人,怎么会骗我?”妻子却嗔道:“你呀,在大学里工作久了,变得越来越单纯,竟相信这些走街串巷的人说的话!”

我正要反驳,我家的门铃响了,我打开门,收手机的男人竟然站在门外,他满脸通红,额头上淌着汗,前襟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,看

卖旧手机

□内蒙古呼和浩特范小海